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2
1983

总第 26 辑

馬列主義研究資料

2
1983
總序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983年第2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625印张 194,000字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700

书号 17001·110 定价 0.80元

(只限国内发行)

A8/3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983年第2辑目录

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专辑

新发现的马克思的文献

卡尔·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 赖升禄译 (1)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牢固基础 [苏]维·维戈茨基 (10)
马今译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

财产概念初探 王锡君 (28)
从《伦敦笔记》到1857—1858年手稿的

货币理论 张钟朴 (44)
读《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的几点心得 冯文光 (54)
卡·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现代资产阶

级批评者 [苏]И·Н·德沃尔金 (66)
马兵译

一场围绕《1844年手稿》而进行的争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简介 屏羽 (92)
异化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 金守庚 (108)
马克思反对英国工联主义的斗争 陈慧生 (125)

文献和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活动文献

——同时代人之间的书信(1841—1846)摘编(一) 马哲组译 (142)

人物传记和回忆

彼得·伊曼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朋友和战友 [民主德国]埃·吉恩鲍姆 (160)

孙魁编译

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决定论?

——马克思主义和“实践派”理论(摘译)(五)

..... [英]约·霍夫曼 (172)

龙溪译

国外学术动态

日本经济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体系的探讨 周铁山 (190)

马克思和恩格斯故居参观记 周亮勋 (203)

马列著作在世界的传播

马克思恩格斯和《资本论》的翻译 林放 (210)

书刊评介

关于新编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胡免之 (228)

一本系统介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

中国传播的历史的新书 胡永钦 (231)

读者·译者·编者

关于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

一文的翻译和版本 李兴耕 (236)

卡尔·马克思致 索菲娅·哈茨费尔特^①

柏 林

1864年11月24日于伦敦
哈佛托斯克小山梅特兰公
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伯爵夫人：

刚刚通过电报局（为了不至延误答复）向您电告了我的看法：**决不可以**让腊·之流的两张照片和拉萨尔的照片同时在小册子中出现。¹这样做一方面会玷污亡灵，另一方面会使这一著作变成杂色拼凑的东西，这是完全应该避免的。此外，您知道，我的座右铭也是：“对敌人应当永远持有报仇的权利。”但是，为了顺利地报仇雪恨，还是**不向公众透露报仇的“意图”**为好。

在我看来，拉萨尔肖像下的最佳题词就是“从骨头里也要长出复仇者”。这也正是我在大约半年前为我的永志不忘的朋友威·沃尔弗送葬时说的**最后一句话**。

至于谈到前大学生²布林德，这个小伙子在1848年前就以兜售海因岑的无稽之谈³和作为犹太银行家夫人科亨的**面首**（后来他在伦敦娶了这个女人）而出了名，那么我请您回想一下，我在《福格特先生》这部著作中（见该书第58—69页，附录9和11）⁴不仅描述了布林德这个大学生是“**可耻的撒谎者**”，而且我还借助于**司法文件**证实：这个可怜虫制造“伪证”是为了诬告我和使自己摆脱困

① 这封新发现的马克思的书信，是根据西德特利尔马克思故居提供的手稿翻译的。——编者注

境，而这种困境是这个家伙一味徒警虚名（其实这正是这个无赖进行一切公开活动或者确切地说卑躬屈节的唯一目的）自找的。

当时，布林德由于完全保持沉默才得以防止自己政治生涯中的一场灾难。他一方面得到支持，弗莱里格拉特（他是我们中间的人！）就令人遗憾地继续公开充当他的朋友⁵，而拉萨尔又掉以轻心，我曾迫切要求他无论如何要向德国公众表明我遭到布林德的公开污辱⁶。我觉得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德国自由报界本能地会同象布·这样的无赖和睦相处，从而力图对我的抨击保持缄默。拉萨尔认为布林德无足轻重。他后来⁷才认识到，人们有时还不能放弃“同臭虫的斗争”。

拉萨尔在伦敦时曾试图以个人拜访路易·勃朗和马志尼的方式向他们说明布林德的情况，但是白费力气。这个人完全是马志尼、赖德律等人在其他有名望的德国人那里找都找不到的那种人，一个卑躬屈节的奴仆和告密者。他借助于自己同这些人的关系使英国人相信，他是代表德国的，并且由于自己在这里的夸夸其谈而感动了一些德国人。这个家伙的全部活动就是串联三四个南德意志人⁸大写其为了“卡尔·布林德”和关于“卡尔·布林德”⁹，并且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英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灌输他的“无足轻重的判断”——自封的“**德国共和主义**”¹⁰的代表[一个尽人皆知的仅仅存在于月球上的党的代表，因为德国资产者感兴趣的是君主立宪的国家形式，封建遗老感兴趣的是贵族君主制的国家形式，而工人感兴趣的根本不是**单纯的国家形式**，而是作为经济社会关系的表现的国家形式，而且无论如何不会承认前大学生布林德是代表]。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能手，善于向他的六个随从¹¹中的某一个口授书信，让他们写信恳求“卡尔·布林德”做点什么，或者祝贺他做了什么，然后——由于疏忽，或者是相反的情况——这个卡·布·的回信就上了报。

布林德作为替弗·黑克尔效劳¹²的“青年人”之一学会了在南德意志人中绝非罕见的自我诽谤和制造关于本身就微不足道的人

物的错误舆论的本领。在伦敦，他满以为会在“民主派”中飞黄腾达或者长期任职，以便把为其他人效劳时所获得的本领在自己身上施展一番。

至于谈到他所受的教育，那就是正如拉萨尔在这里时我所告诉他的那种教育，一个巴登老板的教育，这个老板读过罗泰克的世界史、韦尔凯尔的政治辞典和司徒卢威先生的共和主义历书。¹³

在德国，布·先生的伎俩特别得到柏林的古斯达夫·腊施先生¹⁴的支持。

伦敦《海尔曼》当时的副编辑伯恩哈特·贝克尔最了解布林德怎样亲自执笔在《海尔曼》上发表无耻的自我吹捧的文章。他通常或者说一般地就是这样干的。为了变换手法，他有一次让布莱得弗德的某位布朗纳医生或者他那位在伦敦的沙伊伯勒（见《福格特先生》）在他的书信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个人的全部鼓动无非就是编造谎言，自我欺骗和夸夸其谈。在这方面，他确实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好手。加里波第来伦敦访问¹⁵时，他施展自己的才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先是在英国的报纸上散布谣言说，他是加里波第的亲密朋友。他以其卑劣的纠缠不休的手腕从伦敦向加·发了一封“信”，而您知道，加·心地纯朴，对任何人都惠然予复。然后他就直奔维特岛（在加·隆重抵达伦敦之前），并就加·将在哪一天接见德国代表团¹⁶〔也就是说，布林德对这件事安排如下：他由几个德国人推选为某代表团的领导人，在场的有金克尔，令人遗憾的是还有我的朋友弗莱里格拉特〕一事同加·“进行磋商”，同时他还神秘地向几家伦敦报纸暗示，加·在同“他的朋友”（布林德）“进行密谈”，而且当然是同他磋商十分重要的国家大事。不过，布林德的拿手好戏才开始。作为欧洲“民主派君王”¹⁷的仆从（他以这种形式抓住了马志尼、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其实同大学生布林德相比，他们才是“大人物”¹⁸），这个巴登滑头巧于安排：他以同伴和领导人的身分前往迎接在萨特伦德公爵家下榻的加里波第，以便陪伴加里波第乘坐公爵的贵宾马车去赖德律-洛

兰和路易·勃朗那里。他乘此机会又安排马车停在布林德先生家门前，而且加里波第“向卡尔·布林德夫人致意”。这一切甚至通过精心设计在《泰晤士报》上刊登出来，加·一时成了伦敦最受崇拜的人物。您也许记得，“拉摩”，指侄子，怎样在狄德罗的绝妙著作中突然对布雷这个大包税人的天才大加赞赏，这个大包税人也知道自己的小狗背弃他并转向大臣的秘密！这出加里波第喜剧是布林德的布雷闹剧¹⁹！我认为，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当真以一位大人物自居！他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还能没有关系！难道您不知道，布林德多年来一直从他“代表”反对丹麦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这件事上引申出自己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曾迫使”德国的专制君主发动反对丹麦的战争，因此朋友腊施就把他的关于“漂泊他乡的”难兄难弟的著作²⁰献给了布林德！难道您不知道，微耳和教授在普鲁士议院（好象是受腊施先生的鼓动）援引布林德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事件中的重要影响来论证，单独一个人也能努力为整个民族做一番事情！这个无耻之徒使德国的蠢驴们相信，是他改变了英国人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看法！他那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空话连篇的传单大概是（也就是说很可能是）这类货色中最糟糕的了。[顺便说一件事！这位前大学生先生的至交和合作者就是在美的流浪汉卡尔·海因岑，此人二十年来的营生就是从美国采用甚至连拉萨尔都没有见过的手法对我进行诽谤。我从来就认为不值得花力气去反驳这个家伙，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北极星》（长期来也是大学生布林德的主要喉舌）却连篇累牍地转载海因岑那些同工人党的原则完全敌对的胡说八道，总之是为海因岑先生进行宣传。]

但是，加里波第、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美国、拉萨尔，这一切对这位前大学生说来不过是他抬高身价的借口！不久前这位谦谦君子亲笔写文章²¹给《格拉斯哥哨兵》说，整个欧洲（字面上的）并没有因涉及“卡尔·布林德”而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营垒，要考虑到还存在着一个第三政党！他甚至在《观察家报》上自诩为“德国

共和派的杰出领袖”。

其实，如果要正确地了解这个人，还要写上几笔以进一步刻划此人具有的**荒唐透顶的特征**。卡尔·布林德先生成功地同加里波第会面后，正如在《雅典神殿》所能读到的那样，他加入了莎士比亚委员会²²！显然他又使自己晋升为德国的“文学”代表！

在巴登起义期间（1849年），司徒卢威，正象他自己在一篇关于《巴登革命》的著作中所说的，把一位“年轻人”——他这样称呼布林德——从美因兹派往巴黎，给被委任为秘书的许茨充当助理秘书，以便把前大学生布林德从同布伦坦诺的冲突²³中解救出来。布林德以秘书许茨的助理秘书身份被派驻的政府即**临时政府**，当秘书和助理秘书抵达巴黎时，已不复存在。²⁴然而，布林德竟在英国报纸上神秘地向人暗示，他担任了德国“共和国政府”驻巴黎代理人这样一个重要的外交职务！

1849年后的最初几年，他在**比利时**同他目前的夫人生活在一起。由于这位夫人既有同已故银行家婚后所生的子女（财产应归这几个子女），同时又有同布林德所生的子女（当时还是不合法的），于是巴登法庭宣布了一个判决：鉴于寡妇科亨同前大学生布林德的“不道德的”关系，科亨的子女不应归她所有。布鲁塞尔法庭承认这一判决在比利时生效，这就促使布林德同他的夫人和孩子逃往英国。事后他居然在英国报纸上说（他在访问南德意志时应该公开夸耀一下他的无耻），他是出于**政治原因**才被驱逐出比利时的！

他的下一个行动您从附上的短简中便可以看出。他已经在伦敦许多家报纸上发表了这封短简，使一些报纸得以传播加里波第曾宣称自己是**蓄奴者**的消息！²⁵布林德利用这一点向加里波第勒索了一封附有“**衷心问候布林德夫人**”字样的短简。您从“我感谢您的好消息”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他是怎样欺骗加里波第的。什么样的“好消息”能够在1864年10月向全世界传播呢？布林德公然向加·撒了一个关于德国“共和主义”的进步的弥天大谎，德国大

概只有期待布·的出现，才能开战。

妙不可言的是，布林德经常投稿的一家伦敦报纸，**酒店老板的喉舌**（对一个“盲人”^①说来是一家合适的报馆），在联盟派看来却是狂热的，附带提一下，这家报纸——《晨报》——同时又是烧酒、低教会（英国虔诚主义）、从事打赌、价格战等等的扒手以及帕麦斯顿的忠实奴才的喉舌。从报刊的角度来看，这家报纸称不上是英国日报，一般只能在酒吧间里读读。

关于这个人就谈这么多吧。

拉萨尔在世时，他发表了一篇反对拉萨尔的东西。²⁶然而，据我所知，拉萨尔认为不值得费力气来反驳。只不过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伯·贝克尔完全知道布林德的所作所为，当时他并没有利用机会大肆宣传**我对布林德的揭露**。

我加入这里的国际工人团体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揭露这个人。²⁷我在驳斥布林德的声明中谴责他是“可耻的撒谎者”和“制造伪证者”，声明发表以后，我当然可以不再同这个家伙进行论战了。我保留在适当的时候对他这个**小丑**再次进行清算的权利。如果我现在把他那些攻击拉萨尔而我又**不知道**的拙劣文稿当作我抨击的理由，那么这里了解我对布林德有深仇大恨的人就会认为，我实际上是以拉萨尔的名义作为我进行私人报复的口实。

此外，请您把（已经印好的）工人的声明寄给我。我将设法使它在[这里](#)的一家**德文**报纸上发表，如果大学生布林德要采取进一步行动，那么他也许就使我有机会予以迎头痛击²⁸。

不管怎样，您尽可以放心，他将一无所获。眼下您所能做的莫过于尽量在德国传布我借助司法文件揭露布林德是“可耻的撒谎者”和“制造伪证者”这件事（如果说他那关于拉萨尔的拙劣文稿在这里有什么诱惑力的话，**无论如何**我总会略有耳闻的）。这会迫使他打破沉默并使我又能重新开口来抨击这个家伙。对这个家伙我

① 文字游戏：布林德一词的德文是 Blind，也有“盲人”的意思。——译者注

曾公开宣称他是可耻的。

撇开其他情况不说，由于讨厌的痼病又复发了，我的柏林之行完全无法实现。十四个月以来我几乎一直在忍受着痛的折磨。

此外，您可以相信，我将抓住对我适宜的机会（但是您必须听任我选择我认为有利的时机），以便保卫我的过早死去的朋友免遭一切恶意的攻击。

最忠实于您的 卡·马·

（赖升禄译 吴达琼校）

注 释

- 1 1864年11月21日，索·哈茨费尔特写信给马克思，征询能否把在拉萨尔死亡事件中起不良作用的海·塞尼盖斯和决斗时打死拉萨尔的腊科维茨的照片收入李卜克内西所编关于拉萨尔的小册子。
- 2 1847年夏，布林德在报刊上进行鼓动时自称是“大学生”。
- 3 “大学生布林德和科亨夫人”由于散发“德国的饥馑者和德国的君主们”的传单而被逮捕。这份呼吁书当时被错误地看作是共产主义的。1847年9月12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3页)曾正确地指出，这类“无稽之谈就是无知。这份呼吁书是卡尔·海因岑寄给我们的，而尽人皆知，海因岑曾多次攻击共产主义”。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513—525、741、742—743页。
- 5 弗莱里格拉特还“把同布林德的友谊置于同马克思的友谊之上”(海克尔：《〈弗莱里格拉特书信集〉导言》第1卷第91页)。1860年9月7日马克思致拉萨尔的信中也谈到弗莱里格拉特。
- 6 马克思请拉萨尔发表他针对布林德在福格特事件中的声明所写的答复，拉萨尔曾满口答应，但原则上又劝他不要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760—761页；第29卷第611—612页)。
- 7 见注26。
- 8 主要有爱德华·布朗纳和卡尔·亨利希·沙伊伯勒。
- 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79—281页。

- 10 1849年布林德在法庭上自称社会共和主义者。他在对1849年的回忆中承认自己是“共和主义者”。
- 11 马克思大概是指1860年在伦敦建立的“德意志自由和统一”协会，除布林德、布朗纳和沙伊伯勒外，参加者还有文书腊文施泰因和奥纳沃尔弗索（有关六人中最后两个人，情况不明）。
- 12 布林德于1848年二月革命前受弗·黑克尔的委托前往拉特拉斯堡并参加那里的四月起义。
- 13 “共和主义历书”指《共和国政府报》，由司徒卢威以“德国临时政府的名义”于1848年9月22日出版。马克思关于“巴登老板”的教育这一说法是暗示布林德的父亲约翰·亚当，这个人最初是制腊工厂主，后来成了曼海姆一家饭店的老板。
- 14 1849年秋，腊施同布林德一齐流亡英国，回德国后遂即被捕。十四年后，腊施在伦敦又和布林德相遇并撰写《卡尔·布林德》小传，把它作为这次相会的成果收入《十二个革命斗士》传记集。
- 15 1864年4月初，加里波第到英国作宣传旅行，指望英国政府支持他为反对奥地利在威尼斯的统治而进行的远征。他在英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并同流亡伦敦的马志尼会面，发表为波兰起义者辩护的讲话。为此，英国政府借口加里波第健康欠佳而让他提前结束在英国的旅行。
- 16 德国的欢迎加里波第委员会于4月6日在伦敦成立，成员有：发言人布林德，他的合作者沙伊伯勒、腊文施泰因、《海尔曼》的出版者恩·尤赫、出版商尼·特吕布纳，还有弗莱里格拉特和哥·金克尔，共二十三人。
- 17 这个词是布林德的创造，马克思曾加以嘲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6页）。
- 18 暗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流亡中的大人物》。
- 19 E.M.布雷（死于1777年），奴仆的儿子，后作为大包税人而发了财，擅长用下述方法讨好他的保护人，财政总监和掌玺大臣达努维尔：他能在短期内通过戴着达努维尔的面具、乔装打扮和驯养办法使自己的小狗去尾随达努维尔。
- 20 古·腊施《被遗弃的难兄难弟。丹麦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统治》一书共分三卷，都不是献给布林德的。可能马克思在这里是暗指腊施写的布林德小传。小传赞赏布林德为德国、意大利和波兰，特别是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权利，为“被德国遗弃了十四年之久的难兄难弟”的权利而在伦敦进行的鼓动活动。
- 2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37—338页。

- 22** 全国莎士比亚委员会于1863年成立，旨在组织庆祝莎士比亚诞生三百周年的庆祝活动。该委员会成员弗莱里格拉特对吸收布林德入会起了积极的作用。
- 23** 古·司徒卢威《巴登三次人民起义的历史》中的注释曾提到：“布伦坦诺对布林德的反感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卡尔·布林德并非不乐意接受巴黎使馆秘书的职务。”
- 24** 弗·许茨和布林德的普法尔茨一巴登使命据说为两个德国临时政府赢得了法国共和国的支持，布林德一有机会总是变着法儿渲染这一使命。马克思关于这件事的看法，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54和155页；第17卷第279—280页。
- 25** 加里波第对此的回答是：“我不仅希望废除奴隶制，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人道主义问题，如果北方不在斗争中取得胜利，那对世界来说将是不幸的。”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1页。
- 26** 指卡·布林德《致德国工人、市民和农民》（载于1863年6月6日《海尔曼》等报）。布林德在提到拉萨尔的《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复信》这部著作时，认为通过对工人的鼓动和为钦定普选权而开展的运动，使得“德国民主党的最初的原则”发生了变化。
- 27** 马克思这里提到的这一原因，扩大了至今在第一国际文献（见伊·阿·巴赫等人最近出版的《第一国际（1864—1870）》1981年莫斯科版第1卷）中对于第一国际的创立阶段和马克思加入第一国际的认识。“揭露这个人”是指揭露布林德在下述情况下追求共和主义和国际主义目标时所表现的自以为是的积极，因为当时的情况是：获得新生的德国和英国工人运动的“真正力量”正在活动，而危险在于马志尼、布林德、赖德律-洛兰等人所提出的囊括一切阶级的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口号会使这些“力量”迷失方向。马克思这时决心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把从1848年以来恩格斯和他所阐述的观点在国际工人协会中付诸实现。此外，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16、221页。
- 28** 几天以后，马克思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43页；还可参看第31卷第32—34、433、434—436、440、454页，第16卷第24—27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牢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中的
马克思经济学遗产全部出齐)

[苏]维·维戈茨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十一卷补卷(第40—50卷)出版了^①。其中第四十六至四十九卷全部是经济学著作，第四十二、四十四、五十卷部分地包括经济学著作。读者得到了最丰富、最宝贵的政治经济学材料，有了深入掌握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真正创造性地运用它的新的可能。

总的说来，新发表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意义在于：(1)扩大和加深了我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内容及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认识；(2)可以使人全面看到马克思四十年创作伟大著作《资本论》和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3)可以更加全面地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对于从理论上论证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巨大作用，如象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斗争，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科学地预测共产主义的经济。

很明显，补卷中所发表的材料只有同马克思的整个经济学遗产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理解和掌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全面了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I

发表在补卷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遗产，其经济部分最

① 补卷中译本第45、48、50卷在排印中，其余各卷均已出版。——译者注

开头是马克思在 1844 年上半年写的篇幅不大的手稿：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摘要。^①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首先是创作历史过程的辩证唯物论和把它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现实的时期，结果，他们制定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出发原理。这些原理的形成同样也是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这种研究的最初成果也包括恩格斯写于 1843 年末和发表于 1844 年的这个《大纲》。正象马克思的摘要所表明的，马克思详细地研究了恩格斯的著作，并且对于他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起了重要作用。

无论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还是在马克思所作的摘要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范畴，即价值范畴。它是资本主义剥削机制的基础。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写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② 中，发展了恩格斯开始的对资产阶级论述价值范畴的批判。马克思注意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价值规律，但他们歪曲了这种规律在私有制占统治条件下起作用的特性，这种规律表现为在竞争影响下价格不断地偏离价值，他们忽视了“这种规律的变化或不断扬弃，而抽象规律正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③。马克思批判中的有益要素在于，这种批判推动了进一步制定价值理论，这种理论必然导致揭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价格形成机制，揭示价值和货币之间的内在联系。确实，在詹姆斯·穆勒一书的摘要中，马克思已经提出了货币存在的客观必然性问题：“为什么私有财产必然发展到货币呢？”^④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四十年代后半期，特别是在五十年代给了详尽的回答，那时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制定了货币是价值转化形式的学说，但是还在创立价值理论很久以前，马克思在《1844 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3—4 页。

② 同上书，第 5—42 页。

③ 同上书，第 18 页。

④ 同上书，第 19 页。